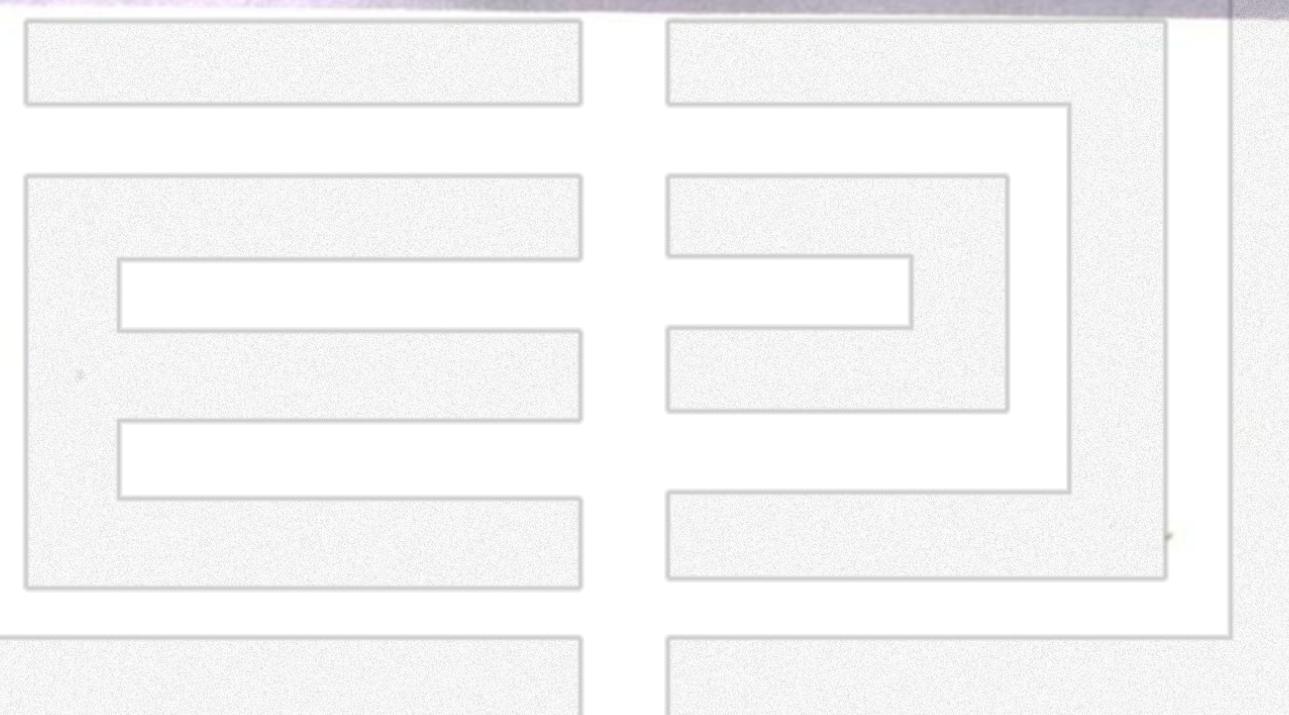




主编 高效军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王 堡 雷茂奎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重秋
封面题字 启 功
封面设计 刘绍荟

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王 堡 雷茂奎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25印张 2 插页 400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2,000

统一书号：10098·187 定价：2.80元

目 录

欢迎一颗学术新星的出现	钟敬文	1
——祝贺《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出版		
游牧民族的创世神话	陶立璠	3
——谈哈萨克族《迦萨甘创世》		
维吾尔族幻想故事初探	许 钰	11
帕米尔高原的传说	张 越	25
——谈塔吉克族民间故事		
略论柯尔克孜族民间故事	张振犁	39
乌孜别克民间故事琐谈	夏定冠	51
开放在伊犁河畔的花朵	蔚家麟	61
——哈萨克民间故事初探		
璨若珠贝交相辉映	朱 刚	76
——读新疆回族民间故事杂感		
锡伯族民间故事初探	张 越	85
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奇葩——《鹦鹉的故事》		
.....	杨知勇	97
霍加·纳斯列丁和他的笑话	戈宝权	112
从朱哈、纳斯列丁到阿凡提	戈宝权	135
论阿凡提笑话的美学意义	段宝林	145
艾沙木笑话的时代气息及其民族特色	汪玲玲	164

试论维吾尔民间故事和寓言中的哲学思想

.....哈力克·沙克 174

略论动物故事的几种类型及其基本特征.....朱宜初 185

——兼评新疆少数民族的动物故事

试论《玛纳斯》刘发俊 198

国外《玛纳斯》研究概述.....胡振华 215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色道尔吉 228

论史诗《江格尔》中蒙古古代美学思想.....满都夫 256

漫话《萨里哈与萨曼》张紫晨 287

历史·传统·赞歌李子贤 302

——读柯尔克孜族民间叙事长诗《玛玛克——绍波克》

论《英雄阿尔卡勒克》的英雄形象.....柴剑虹 312

心的哀歌与血的控诉.....丁子人 321

——维吾尔族民间叙事诗《赛依提诺奇》《娜芝桂

牡》《玫瑰姑娘》浅论

象玫瑰花一样美丽的爱情刘 南 332

——评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木》

哈萨克民间长诗《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概述

.....尼合迈德·蒙加尼 342

维吾尔情歌初探雷茂奎 354

哈萨克情歌鉴赏乌丙安 378

塔塔尔族情歌的艺术美王 堡 390

新疆回族传统“花儿”琐议柯 杨 399

马的情景描写——蒙古族情歌中的现戚思路周政保 413

略论哈萨克族习俗歌阿吾里汗 莎永福 424

锡伯族民歌初探忠 录 439

三千条谚语三千行诗	邓美萱	457
——新疆少数民族谚语浅论		
浅谈哈萨克谚语的来源	金炳喆	468
哈萨克族民间谜语浅论	张运隆	480

论维吾尔民间艺术麦西热甫	阿不都秀库尔·吐尔地	493
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与民间文学		
.....	阿布都修库尔·穆罕默德·伊明	508
《卡里来和笛木乃》与新疆各族民间故事	刘守华	516
新疆“曲子戏”考	李富	529
新疆古代民间诗人、歌手一瞥	巫瑞书	544
维吾尔民间传说故事在湖南	归秀文 孙伟	553
昆仑神话入中原初探	姚宝瑄	562
编后记		

新疆一颗学术文化明珠的出现

钟敬文

新疆，是祖国西北一大门户。

新疆是我国的一个巨大行政区，是一块聚居着许多兄弟民族的土地。

她蕴藏着无数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学珠宝。她是我国玛纳斯、格萨尔、江格尔三大史诗的流传地。

建国以来，她的宝藏已经逐渐被挖掘出来。但是蕴藏在各族人民心里和口中的奇珍瑰宝，还远远没有全部被发现和收罗起来。

探索、研究虽然开始了，但是，同样远远落后于事实的要求。它只达到那种“浅耕”的程度。

* * *

最近，中央号召开拓大西北，它将使富有巨大潜力的新疆等地区，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建设中加速步伐，与全国各省市同时完成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

这是祖国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

新疆各族人民一定乐于承当这种庄严职责，也一定能够完成这种职责！

* * *

在这样伟大的社会建设进军中，与各族人民精神文明所深切关系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更要奋勇前进！

现在，这个主要以新疆民族民间文学为探索、研讨对象的论文集子诞生了。这是一朵迎春花！一只报告春讯的燕子！

这个论文集，象大家所见到的，在我国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园地里，是一种新的开拓和收获！

但是，她的更大的意义，还在她对这个地区中这门学术的启导作用。

今后继她而起的，将是更硕大、更美好的成果！

我们欢呼这个论文集的出版！它是今天西北上空放射出的一颗光辉的学术新星！

一九八四年春节，北京。

游牧民族的创世神话

——谈哈萨克族《迦萨甘创世》

陶立璠

—

哈萨克族学者尼合迈德·蒙加尼搜集整理的哈萨克族神话《迦萨甘创世》和《神与灵魂》，发表于1982年第2期《新疆民族文学》。这一神话的发表，不仅为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引起了中国神话研究工作者的注意。因为就这一神话所产生的民族、地域和它反映的内容特色，在中国神话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民间文艺学科的发展，中国神话及神话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突出表现在我国少数民族神话引起许多学者、专家和研究工作者的热情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已发表的众多的神话和神话学论文，开始冲破汉族神话资料的局限，以大量的少数民族神话资料充实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探讨中国神话（包括少数民族神话）产生、流传、发展、演变的规律；分类及其内容特色；社会功能及其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的关系等。这是民间文学领域专题研究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何认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及其在中国神话史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是摆在每个神话研究者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茅盾先生在研究中国神话时，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在概括叙述中国神话的历史和现状时，将中国神话按其流传地域，区分为北方神话、中部神话和南方神话。就其神话的流传和保存，他认为中国神话南部的保存得最少，北部的次之，中部的最多。他还指出：“南部神话现惟盘古氏的故事以历史的形式被保存着。然而我们猜想起来，已经创造了开天辟地神话的岭南民族，一定还有其他许多神话”^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神话资料的不断发掘，充分证明茅盾先生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就北、中、南神话的保存而言，结论似应颠倒过来。那就是：中国神话南部保存得最多，中部的次之，北部的最少。这也并非定论。为了彻底弄清中国神话产生、流传的全貌，许多研究者在研究南方少数民族神话时，目光并不局限于已大量挖掘的南方民族神话，他们同样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在这种意义上讲，哈萨克族神话《迦萨甘创世》的搜集、整理和发表，就其性质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特别是作为创世神话，它至今还流传和保存在北方游牧民族之中，更显出它的可贵。这也说明，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和南方少数民族一样，不仅有创世神话保存，而且从神话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同样具有古老纯朴的品质。

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诸如蒙古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间，一定有不少古老神话在流传，但目前搜集到的还很少。蒙古族神话，只是在一些古代典籍如《蒙古秘史》、《史集》^②中保存了某些片断。其他如鄂温

①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神话研究》14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

② 《史集》：古代蒙古史著作，波斯史学家拉施德·丁于1303年奉合赞（Mahomed GAZAN）汗的敕令所著。

克族的《创世萨满》，赫哲族的《莫日根射太阳》、《月亮的故事》等，也只是少数篇章。在北方少数民族中，象哈萨克族《迦萨甘创世》这样系统讲述天地开辟史的神话，比较少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北方民族的神话如此稀少或失传，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和北方民族流传繁富的英雄史诗相比，神话的保存大为逊色，这也许正是北方民族古代神话保存较少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神话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按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原始社会时期。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社会的逐步支解，部落战争频频掀起，神话时代，让位于英雄时代，人们对部落英雄的崇拜代替了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在这种情况下，神话随着融入英雄史诗，成为英雄史诗的重要内容。我们在读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时，是会明显地感受到神话对它的影响。也能从英雄史诗中看到古代神话的影子。其次，造成北方民族神话稀少和失传的原因，与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有直接关系。和我国南方民族不同，北方民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缺乏象中原和南方民族那样稳定的自然和生活环境。加上长年的部落争战，民族迁徙，多次的民族融合，原来流传的神话便逐步散失。其三，由于北方民族民间文学中，叙事诗（包括英雄史诗）、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体裁异常发达，作品十分丰富，长期以来，民间文学工作者将其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上等类作品的搜集、整理上，相形之下，对神话的搜集注意不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迦萨甘创世》神话的搜集，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至今仍然保存有丰富的原始神话，对它的“抢救”已迫在眉睫。

二

古老的神话，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特

殊的文学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特别是人类尚处于蒙昧阶段时，他们的生活经历大致相似。这样生活就决定了他们具有共同的心理和思维特征。就以创世神话而言，《迦萨甘创世》所反映的内容与世界各民族创世神话，与我国西南各民族创世神话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对宇宙开辟的认识，希腊神话说：“最初，宇宙是混沌状态，天地不分；陆地，水，空气，三者混在一处”^①。北欧神话说：“最初，宇宙为混沌一团，无天，无地，无海”^②。《盘古》神话说：“天地混沌如鸡子”。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也多“混沌”之说。哈萨克族《迦萨甘创世》也认为：“远古时候世界混沌一片，无所谓天，无所谓地”。关于对万物和人类起源等的解释，更有许多相似处。但和世界及我国各民族神话相比，《迦萨甘创世》神话，又有它独特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迦萨甘创世》神话篇幅虽然不长，但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它不仅反映了远古的哈萨克人对宇宙万物形成的一系列认识，表现了他们的宇宙观。而且这一神话在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过程之后，不断丰富加工，形成了一整套神的体系。在这一神话体系中，迦萨甘被作为最高的主宰神加以崇拜，具有开辟神神格。同时在哈萨克这样的游牧民族中，作为神体系的主宰神，又有它特殊的含义，即迦萨甘既是创世主，又是哈萨克部落的保护神。在他之下，有光明之神太阳、月亮，黑暗之神恶魔，羊神巧潘阿塔，牛神臻恩格巴巴，马神坎巴尔，骆驼神奥依斯尔哈拉，还有雷神、风神、水神、火神、山神、土地神等等。从他们的神格来看，有的是自然保护神，有的是畜牧保护神。所有这些神格的创造，都与哈萨克人的游牧生活息息相关。由此也可看到，神话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折光反映罢了。

^① ^② 《各民族的开辟神话》，《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

第二、从神话分类学的角度观察，《迦萨甘创世》属于开辟神话。但它又不仅仅叙述天地开辟史，还包括了人类起源、冥界、民族族源神话。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不同的是在《迦萨甘创世》神话中唯独没有洪水情节。关于宇宙的开辟，神话说：创世主迦萨甘“四肢具有，五官齐全。有耳能听，有眼会看，有舌头可以讲话，长相和人差不多。”他在混沌一片的世界中，先创造了天和地。“当初，天只有圆镜那般大，地只象马蹄一样小。迦萨甘把天地做成三层：地下层、地面层和天空层。后来，天和地各增长成七层，而且在慢慢地长大”。 “那时候，天和地漆黑一团，寒冷无比。迦萨甘用自身的光和热又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从此，天和地便得到了光明和温暖。” 关于天地的创造，在西南地区的瑶族、壮族、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中也有类似的叙述，但这些民族的神话都坚持了“盖天说”，和哈萨克族神话不同。生命和人类起源各民族神话中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迦萨甘创世》神话讲道：迦萨甘为了给大地创造主人，在“大地的中心栽了一棵‘生命树’。生命树长大了，结出茂密的‘灵魂’。灵魂的形状象鸟儿，有翅可以飞。这时候，迦萨甘用黄土捏了一对空心小泥人。小泥人晾干以后，迦萨甘在他们的肚上剜了肚脐窝。然后取来灵魂，从小泥人的嘴巴里吹进去，一对小泥人便倏然站立，欢腾雀跃。他们就是人类的始祖。男的取名叫阿达姆阿塔，意思是‘人类之父’；女的唤作阿达姆阿娜，意思是‘人类之母’”。两个小人长大之后，互相婚配，生子繁衍成哈萨克族二十五个不同的部落。在《神与灵魂》中，还讲到迦萨甘所植生命树，在人间和冥界的作用。在人间，生命树上的每一片叶子，代表一个人的灵魂。新生命诞生就会长出一片新叶。同样，有人死去，一片叶子便枯萎掉落。但人死之后，灵魂是不死的，他会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随时给他们以佑助。用黄土造人，在汉族的《女娲》神话中就有反映：“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

民，女娲搏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①。彝族的《天地的来源》中说，人是托罗神和沙罗神造的。他们拿黄土作人身子，用黑炭和白泥造人眼睛，造好之后，放在太阳下晒了整整七天，才变成人。两位天神对着泥人吹了口气，使人会呼吸、会说话、会唱歌。但栽种“生命树”，给黄土人引入灵魂则是哈萨克族神话所独有的。它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哈萨克人灵魂不灭的观念。

第三、《迦萨甘创世》神话，反映了哈萨克先民的强烈的部落意识。这是游牧民族神话的显著特点。部落意识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产物。神话中的部落意识，证明了神话的逐步演变和发展。这种部落意识，往往和哈萨克先民早期的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是祖先崇拜意识的合理发展。迦萨甘是人类的祖先，他所植的“生命树”，树上的每一片叶子，既代表每一活着的灵魂，又代表了哈萨克整个原始群体。所以，不仅迦萨甘是部落保护神，而且这一群体中的英雄及他们的灵魂，也是部落保护神。正因为如此，在赛马、摔跤甚至打仗时，哈萨克人往往要高呼自己部落祖宗的名字，或呼喊本部落已故的英雄们的名字，目的是在祈求他们大显神灵，前来助佑。牲畜得了病，要赶到祖坟去过夜，托祖宗的灵魂为其除灾灭祸。

第四、《迦萨甘创世》神话对日月创造和天象的解释，也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日月神话不同。首先，太阳和月亮是迦萨甘用自身的光和热创造的，它又是供人们生存和享受的。当恶魔黑暗违反迦萨甘的意旨，从天外偷偷闯进平静的人间，恣虐横行、残害生灵时，太阳和月亮牺牲双方的爱情，去迎击黑暗，追赶黑暗，以致再也没有相聚的机会。他们的眼泪变作雨和雪洒向人间。而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太阳和月亮的形象，大

^① 《风俗通义佚文》、《风俗通义校释》44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都是十分凶残的，天神、巨人制造太阳和月亮，带光明给人间，但往往“十日并出”造成酷暑和干旱，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于是在这些民族的神话中，常出现“羿”一类的射日、射月的英雄。这说明南方和北方民族由于所处的地域和气候条件不同，对日月的感受不同，从而创造出具有不同特色的神话。

三

如此看来，哈萨克族《迦萨甘创世》神话在中国神话史和其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这是由这一神话所反映的独特的内容所决定的。另外，从哈萨克族迦萨甘神话的产生，也说明这一神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哈萨克民族大都信仰伊斯兰教，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凡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不应有偶象崇拜的。在伊斯兰教发源圣地沙特阿拉伯王国，绝对禁止一切偶象。工艺品中的人物塑象，儿童玩具，洋囡囡，以及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儿等，都在禁例。他们认为这类偶象都是为了顶礼膜拜而造，而崇拜偶象是与伊斯兰教的戒律背道而驰的^①。而在哈萨克民族中流传的《迦萨甘创世》、《神与灵魂》等神话，不仅把迦萨甘视为创世主、部落保护神而大加崇拜，而且还有对其他诸神的崇拜以及拜日、拜火的习俗。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迦萨甘创世》神话的产生是很早的；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哈萨克民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之前，民间曾流行过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这种原始宗教信仰表现为哈萨克人的祖先崇拜和对自然事物的图腾崇拜。就象《迦萨甘创世》中表现出的对日月的崇拜，对雷神、风神、水神、火神、山神、土地神、畜牧神的崇拜；对人祖、部落祖先和英雄的崇拜等。神话的创造者们认为：“万能的迦萨甘给世间的万物

^① 《沙特阿拉伯的奇风异俗》、《外国奇风异俗》。

赋予了灵魂，使其都有了生命，而且还派了为数众多的神司掌事物，庇护万物，使之得以生长，造福于人类。这种能给人间赐予好处和幸福的神，被哈萨克人尊为慈善之神。”这种在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对自然物的崇拜，正是《迦萨甘创世》神话产生的生活基础。

另外，神话的产生，还和原始民族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拜日、拜火、拜牛乳既是哈萨克人的宗教信仰，又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在哈萨克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对火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些生活常伴随着拜火仪式。”火是光明的象征，是驱除一切恶魔、妖怪的神，是屋内锅灶的保护神。所以，牲畜发病时用火熏；新娘进门时先拜火，还要往炉火内倒油。油燃起时，在座的人都口念‘火娘娘，油娘娘，给我们把福降’。由冬窝子向夏窝子搬迁之前，首先净身，也叫‘驱邪’。在搬迁的途中，要在两处点燃起篝火，然后将驮载东西的驮畜和牛羊等畜群从两堆火之间吆赶过去，通常还要有两位老婆婆站在火堆旁，口中念念有词：“驱邪，驱邪，驱除一切恶邪！”（《神与灵魂》）拜火是日常生活习俗，当火被作为保护神进入神话之中时，又使这一生活习惯随着神话的流传一代一代延续下来。

《迦萨甘创世》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神话，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类似的神话在北方其他民族中也一定有流传和保存，如果悉心加以搜集，对中国神话学的研究一定可以提供更加充实的资料。就是对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983年2月于中央民族学院

维吾尔族幻想故事初探

许 钰

建国以来，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首先为人们熟知的是阿凡提故事，阿凡提故事的发掘整理，对各族机智人物故事的搜集发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整个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发展，其他维吾尔族民间故事的丰富宝藏也逐渐开发出来。近年出版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选》编选了维族各类民间故事的优秀作品，《新疆民族文学》、《新疆民间文学》也刊载了许多维族故事^①。这些书刊向广大读者展现了维族民间故事的广阔天地，它使我们看到，在维族故事中不只阿凡提类型的故事引人入胜，其他各种故事，如以现实生活为素材的故事、幻想故事、英雄传奇、动物故事等等，也都各有特色，它们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培植的民间文学大花园中不可多得的一簇鲜花。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幻想故事是维族民间故事中一个重要的类别，它以具有各种超现实的事物和变化等为特点。但是，人民生活是一切民间文学

^① 本文谈到的维吾尔族幻想故事，主要取自这三种书刊，凡是见于上述书刊的作品，不再一一注出。